

SHAN GUANG TAN YING

当代名家杂感随笔

山光潭影

陈丹晨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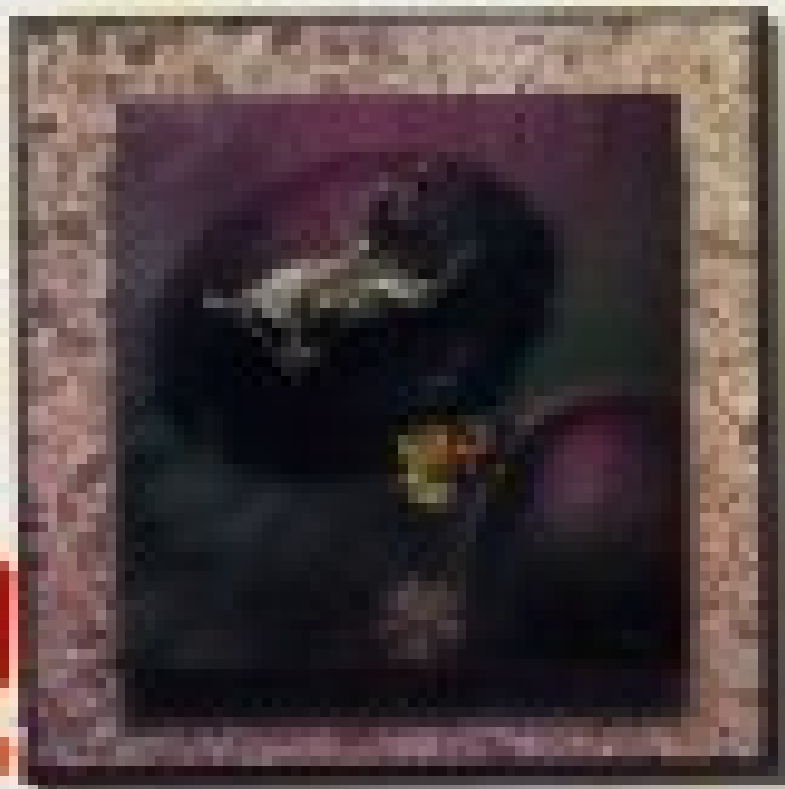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1980年10月10日 10月10日

世界名著珍藏系列

山光潭影

蘇丹頓 著
陳曉其 葉蘭 譯



山
SHAN

光
GUANG

潭
TAN

影
YING

当代名家杂感随笔

陈丹晨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晨



当代名家杂感随笔

山光潭影

陈丹晨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587-374-7/I·334

定价:11.20 元

自序

六月炎夏，我仍然把自己禁闭在斗室。

严冬的时候，我把风雪、冷空气关在室外，从布满在玻璃窗上的冰碴感受寒气的逼迫。但是，风刀霜剑仍像不速之客强行闯入，把人心冻僵，变成狰狞的化石。

如今，又想把溽暑热气和市声噪音拒绝在外，希望得到一点清凉爽快。但是，高温从窗缝中钻进来，小贩的叫卖声，腰鼓队的喧哗声，汽车的滚动声，以及警车的尖利呼啸声锐不可挡地透过门窗灌进耳鼓里，使气温骤然提升到快要涨破那支小小的水银柱，不禁心惊肉跳，汗流浹背。你不过想要一点安静，想看一点书，想爬一会格子，或者索性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只是静静地闭目养神，让灵魂随意逍遥飘荡一会……都已不可能，似乎非要把你裹卷其中，那声浪一波又一波击打你，直到昏头晕脑，身不由己成了那片噪音的和鸣者，介入到那支用粗糙的脂粉、艳俗的服饰装扮起来的人群中一起狂歌劲舞。

我似乎看到人们脸上流淌着腻腻的汗污，弄糊

了的油彩和炽张的欲望，我感受到了周围的亢奋和沸腾。空气在高温和噪音中旋转得更加疯狂。阳光像黄金般洒满大地，抚照在幸运儿身上，闪射着光轮，似乎正在冉冉升天。羡慕的，嫉恨的，失望的，歌颂的，咒骂的，欢呼的……汇成狂乱的叫喊，像嘶哑的摇滚歌手故作深沉的痛苦呻吟。

我是一个落荒者。我的脸上一样带着那样的汗渍和油污，我的心里也曾有过贪婪的煎熬。然而，我不敢面对，我不愿睁眼。我害怕太阳光的强烈会刺伤我的眼，也害怕阴暗的夜弄脏了我的手。我躲避严寒，我也拒绝酷暑。我丢弃了破烂的戏装，只能落荒而走，走到旷野。那里真的有无声的宁静？有温和的空气？有清凉的水滴？……我不知道，我也并不从心底里幻想奢望它真的存在。

先贤的经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小楼里有还未来得及被老鼠啃咬过的旧书。那些旧书的作者们讲的也还是这样一些道理：或者强烈地呼喊人们奋身前行，或者哀哀地吟唱归去来兮。我喜欢他们中的弱者。弱者，并不期待同情，也不乞讨怜悯，只希冀一个和平宁静、隐寂平安的小小角落，比“小楼”还要狭小鄙陋，又有何妨！

偶然在这些旧书中翻到一首唐诗，是诗人常建所作。常建的诗不太为现代研究家所注意，却曾受过以前诗评家的好评。他最厌恶战争与死亡，“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词

意沉痛，激愤溢于言表。同时，他又写了许多意境淡远的诗。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就是说他找到了深山古刹，才终于获得向往已久的“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的境界。原来他也在寻找安静。但是常建却不曾想到千年之后的佛门寺院竟是游人如织，市声鼎沸，与世俗竟也无多少差别了。这且不去说它。只是诗中有两联特别为人们赞赏“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据说欧阳修喜爱前两句，想仿效而不可得。我则以为“山光”两句是全诗警策，不仅自然境界恬淡旷远，且使诗人委婉心事缕缕逸出，旨趣隽永深微可感。

鸟性，企求的是蓝天，高空，深山，光色。只要躲开樊笼和弓矢。

落荒者企望的更为卑微，不过是旷野、角落；如果有幸寻求在扶疏的绿树阴下暂时栖息片刻，让疲倦的灵魂获得一份清阴，独自一个静静地享受这万籁俱寂的世界，不再有寒暑，也没有喧哗和骚动。也许，这就是对于自然的最好皈依了。

目 录

姓氏的故事	(1)
贺年卡	(6)
“无为”之为	(10)
温故而知新	(20)
清凉的炎夏	(23)
可疑	(27)
精品	(31)
毛家菜	(33)
豆芽二则	(37)
闲话白领	(41)
宁式床之梦	(45)
新瓶装旧酒	(49)
戏说养生	(53)
动脑筋	(57)
颠倒	(60)
丑陋的	(64)

风中枯荷	(77)
“咸与……”	(79)
戏说“文学角”	(82)
养	(85)
恢复迷失了的本性	(87)
拾贝者的安慰	(90)
回声	
——文学随想点滴	(93)
活力和生气	(97)
爱心和灵气	(99)
倾诉	(101)
龙应台的面具	(106)
“评点”能否再造辉煌	(109)
我想到山里去	(115)
明朗的天	(117)
寻找一点精神寄寓	(120)

草原行	(123)
草原	(123)
少年	(125)
藏歌	(127)
篝火	(129)
云龙湖游	(132)
红土地印象	(135)
阳关柳色	(138)
海岛之夜	(141)
台北街头	(153)
逛诚品	(154)
师父	(157)
参与	(161)
旧藏	(164)
共享	(166)
热闹的纽约街头	(169)

从柏克利到史丹福	(172)
很相像.....	
——沃尔地冈·克劳斯谈奥地利文学	
.....	(180)
古堡今昔	(184)
古堡音乐会	(190)
古堡夜宴	(194)
“我爱你们”	
——记巴金近况	(199)
追念吴组缃师	(207)
怀念冯牧	(214)
草根画家	(224)
她	(231)
平静的超越	(235)

姓氏的故事

有一天读《中华工商时报》“海贝”副刊，六篇文章的作者竟有四篇是姓陈的。我确信这一定是偶然的巧合，决不是编辑有意的安排。我所以那么敏感几乎是下意识地注意到了，也仅仅是因为与我同姓之故。我与这四位作者只有陈喜儒君是我的邻居好友，其他几位都是素昧平生。我还注意到了他们的名字也甚好，以为显示了陈氏的追求：一位大名“德源”，一位大名“勤奋”，还有一定是位小姐，有一个很美的名字“舒燕”。

我请求这几位不相识的朋友不要嗔怪我的无礼放肆议论你们的雅号，也许会把我姓陈的过分关心看成一种病态的偏执。我只是由此想起了一些关于自己的姓名的故事。

我的家乡在沿海的著名风景区天潼寺附近的街镇上，陈姓是一个大族。本世纪二十年代，我的祖父和父亲就从乡下迁居到大城市谋生，但仍然恪守家族里的许多规矩。譬如祖父逝世后，父亲就把他的灵柩送回本乡安葬，以示叶落归根。祖父、父亲，直到我这一代取的名字也都按族谱规定的排行。我

是属于“安”字辈。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曾经遇到过好几位并非同乡但却同姓的“安”字辈的同事。大家很自然地有一种亲近感。最近，我在报上又先后看到过两位同姓的“安”字辈，有一位还是某地的首长。我就会直感到，这又是我的同宗吧！至于我的家乡当然一定还有更多。陈姓现在遍及全国各地。据台湾近几年调查，陈姓是当地人口最为众多的大姓之一。汉族的繁衍发展显示了特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从陈姓的历史渊源也可看出一斑。

我对于陈姓最早的祖先没有作过详细准确的考证和探源。只是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典籍中约略知道一些。传说上古时期舜有两个妻子，都是尧的女儿，原居住在妫这个地方，就以为姓。按那时女人称姓，男人称氏。子孙的姓则起于女系。周武王取得政权后，访求到了舜的后代妫满，封于陈这个地方，因以为姓。后来渐渐发展成一个诸侯小国，即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公元前7世纪初时，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投奔齐国。齐桓公正强大之时，不仅收留了他，还让他做卿，并改姓为田。改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陈田谐音之故，有说公子完即敬仲投齐后不愿再用故国之姓，有说因按食采地名而改。但在史书记载中，敬仲的子孙如文子须无，桓子无宇等等，《左传》仍冠之陈姓，《史记》则称为田姓。可见是两姓并用的。重要的是敬仲的后代在齐国力量渐渐壮大，田氏成为最大贵族之一，执齐国之政，操废立之权。公元前483年还发生过陈恒弑齐君的事件，孔子以为大逆不道，竭力鼓动鲁国出兵征伐。至于陈国在公元前533年就为楚国所灭。所以，陈氏大致是在这两个地方，生生不息延续下来。以后由于战乱等等历史原因才迁散各地。

我想起影视界有些朋友常常向我打听有无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能招徕观众的小说。这里，我倒不妨提供一个线索。这就是陈国在公元前 613 年有一个新的诸侯陈灵公即位。这是个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的昏君。他与手下两个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公开一起与一个中年妇女夏姬私通。有时索性四个人在一起淫乱作乐。有时三个男人各自拿出夏姬赠与的内衣内裤来比赛谁更受夏姬的宠爱。最后当然造成国家动乱。这段故事见于史书记载。《东周列国志》中有很生动叙写。如若落到好莱坞那些编导们手中，一定会炮制出一个票房价值很高的三个 x 级的电影来。

至于我现在的名字并没有“安”字，是我在十多岁时就把我父亲给取的改掉了。原因是嫌原来的不好听。但我取现在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参照而是随意编出来的，我想这样不会与别的人名字相近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后来竟陆续发现了许多同姓又以“丹”字命名的人，其中不乏有大成就的大名人。例如早已成为世界知名画家的陈丹青，我是闻名已久了。近几年又有香港乒乓名将陈丹蕾。当然，我都无缘认识他们。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开会，还见到过一位年轻女记者陈丹妮。“四人帮”刚垮台时，我在报社工作，为了选登陈毅诗词，曾偕同事秦晋兄去看望陈毅的大公子陈昊苏，这才发现在座的二公子叫陈丹淮。他们兄弟三人的名字都含有当年新四军活动过的地方江苏、江淮、山东。

许多年前，我曾碰到过一桩可笑的事。一天早上，我刚刚踏进办公室，看见有三位陌生客人坐着在等候我。见我进室，就冒冒失失迎上来与我握手寒暄，不容分说地抢着说：“丹晨同志，我们对你久仰了。你的老人家我们都是非常钦佩敬重

的，了不起了不起！”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得强打精神解释说：“你们弄错了，家父是个平民，你们不会知道的。”这三位是某地文联朋友，当然没有任何恶意，但也冒失得可笑。

在这自然形成的“丹”字辈中，与我最熟悉的当然要算陈丹燕。文学界不少朋友误以为我们是亲兄妹，还曾向我求证过。去年在医院里，碰到一位久未见面的老作家，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前些日子我们还正议论你们呢！说你们陈家怎么都那么有才华，出了那么多人才，陈丹燕是你妹妹吧！”我当然不敢攀附名人，于是又得郑重声明一番。陈丹燕现在是很走红的青年女作家，写了许多有影响的小说散文，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国外。她还在上海的电台里做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后来把她那些娓娓喁喁的讲话出版了一套可爱的系列作品。最近，她又创建了一个工作室，涉足电视片的制作。虽然，她已是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母亲了，但仍像她的文风一样，清纯而富有青春朝气。她总是不断在开创新的生活。我最早认识她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会议上，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鬼头，从此一直呼我大哥。原因就是姓名相近，都是“丹”字辈的，自然而然分外亲近。我也奇怪，陈姓的朋友为什么那么喜欢用“丹”字命名。

中国人历来认为同姓者五百年前是一家。这大概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思维习惯。以前在大学时，同学们聊天开玩笑，常常把同姓的古今名人说成自己的本家，引为自豪。不过，大家说说而已，无伤大雅。问题是这种思维习惯也给某些善于钻营者提供方便。《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与贾府并无瓜葛，只是因为都姓贾，就借送林黛玉入府之便，自称是贾宝

玉父亲的“宗侄”，从此拉上关系，终于飞黄腾达，就是一个例子。

1996年2月

贺年卡

岁暮，气温却并不认真降低。依然阳光灿烂。在街上行走，凉快中竟还有点温煦，全然没有往昔严寒风雪裹卷，瑟瑟缩缩过年的情景。

就在这时，开始陆续收到各种美丽得像工艺品一样的贺卡，传达了朋友们炽热的情谊，像一团团火球炙烫着我，冲击着我的灵魂。特别是一些正处于逆境的朋友们仍还那样记得我，更加使我惶愧。我自问对于别人过于冷漠，实在不配承受这样高贵真诚的新年礼物。这也是使我平添一份温馨的缘故罢！

譬如有这样一位朋友寄了一张很精巧的贺年卡给我，卡上印着一行小字：“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不知近况如何 记得常联络 记得我的好 别忘了老朋友”。虽说是平淡的寒暄话，且是贺卡设计者拟的词，但却使我怦然心动。其实，这一年我与这位朋友有过几次通讯，我也给寄去几本我的新出小书，还曾在电话中与他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我却从这短短的平常的几行字中体味到病中潦倒的他，是多么渴念朋友们给他更多的友情慰藉和信息联络。这位朋友正值盛年，有很高学历，为人热情